

香留唇齿间

许久没回家,这才刚进屋,母亲就进厨房忙碌了。她那矮小的背影不停地周旋于柴火灶、火炉与煤气灶之间,炉里炖着,锅里焖着,手中正在炒着。满案板待炒的菜,整齐有序地排着队。原本昏暗的厨房,烟薰火燎之下,尽是呛人的油腻。我禁不住屋外的冷,猫在厨房里烤火,不停添柴、拨火,顺便守护铁罗罐里正在咆哮翻滚的肉汤。不经意中,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。

这应该是米粉肉的味道。只有米粉肉,才有如此独特而浓郁的香,大老远隔着,都扑鼻而来,吃起来却是清新爽口,甜而不腻。

记忆中,老母亲每到农闲的时候,就会倒上半锅大米,放几瓣八角茴,点一灶小火,挥动锅铲细细密密地翻炒。雪白的米堆里,那几瓣黑乎乎的八角格外显眼。一开始都绷着脸的,没多久都咧着嘴笑了,有的,还跳出了圆溜溜的大门牙。满屋子都是米和八角的清香,沁人心脾,哪怕只是路过,也难忍口舌生津。在灶前添火的我,总是趁老母亲不注意,偷偷抓一把烤得金黄的米粒

放进嘴中,双手烫得像抖竹筛一样,几粒米频繁地从左手换到右手,又从右手换到左手。稍微凉了点,便迫不及待扔进嘴巴。瞬间一股热浪,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发酵过后迅速迈向五脏六腑。米粒在牙根下咯吱咯吱地脆响,清香便从呼吸间溢出。只是这猴急的吃相,每次都难免遭受母亲的数落。待到吃饭时,上下颌却火辣辣的没有知觉了。原来,是被烫破了。

米粉肉,曾是我们农家最受欢迎的美食。将大米、八角按比例搭配好后倒进锅中用文火慢炒,炒至米粒金黄八角炸裂出锅,趁热舀进石磨研碎成末,香喷喷的粉末就是原材料。

切一盆五花肉丁,榨至半干,放入盐、生抽,加水烧开后,在文火中徐徐倒入备好的米粉,边洒边均匀搅拌锅底,至浓稠后停止加粉。在小火中不停翻边,炒干水份,待米粉成沙粒状并呈现晶莹剔透的色泽时,便可出锅食用了。这道菜,有米香、肉香、八角香,香气浓郁扑鼻,入口却清爽不腻。干涩的米,有了肉的滋润变得香甜;油腻的

春天圆舞曲

春姑娘来啦!她披着灿烂的阳光,裙裾拖曳大地。看,青草钻出地面,三四片叶子,纤纤身量,润泽的绿溢得出汁液。草色遥看一片绿。春阳渐暖,春风吹起旋律流畅的圆舞曲,拉开花红柳绿的序幕。

田野里,小径边,房前屋后,新绿一片又一片。春风催开了红叶石楠如花的叶苞,新嫩的叶子舒展了,鲜红耀眼,油亮闪光。柳树换新颜,参差的房屋顿时有了生命的盎然。看,垂杨柳的叶子清雅雅的绿,纤细秀美,鹅黄娇嫩,像那小女儿的情态含羞带媚,缀在柔软的枝条上,在风中飘摇。湖畔江边,亭亭的垂杨柳绕岸临水,柔曼的枝条轻抚水面,似有万千的痴情话在向江水倾诉。

春姑娘抛洒花讯请柬,千娇百媚的花仙子纷纷赶来参加隆重华丽春朝舞会啦。看,公园里,庭院旁,高高挺立的广玉兰朵朵洁白如仙鹤,欢立在枝头高歌。白鹤般的广玉兰,仿佛在冬雪里修炼成圣洁的仙子,把雪的精神凝聚在心,然后赠给春光,赠给她热爱的青春大地。那淡雅清甜的幽香阵阵飘散到和煦的春风里,引得游人久久伫立。玉兰旁边一圈樟树满脸羡慕的神色,仰望着雪公主,若有所思,若有所求。人民公园的斜坡上长着一大片亭亭的杏

树。今春,粉色的杏花儿张开柔柔的六瓣花瓣,一团团,一簇簇,红得像霞,红得像新娘子的梦,热热闹闹地开在深红的叶丛中,流光溢彩。

还有明丽高雅的迎春花,鼎鼎灿烂的桃花,柔媚繁华的樱花,热情似火的杜鹃花,以及那吹喇叭的梧桐花,淡淡的紫色夹着白色,像一串串风铃摇曳着花仙子的幽情。满坡满野金灿灿的油菜花,满山满岗不知名的蓝色黄色野花儿……万千娇妍万花妩媚,无限风情的姹紫嫣红啊,为春盛装,为春激情满怀,翩翩然跳起了《春天圆舞曲》。

春天来啦,新生的花草树木先后诞生于温暖闲暇的某个夜,某个晨,闪亮在你的眼前,明媚在广袤的大地上。春天来啦,苏醒的田野上,青蛙王子们鼓乐阵阵,卖力地演奏土地的豪情。在清香流转的夜晚,池塘里的莲在蛙鼓的旋律中蹭蹭探出水面,捧出一卷嫩绿的书轴献给春水。熹微晨光里,春阳普照,百鸟啁啾,布谷鸟清脆的啼鸣,悠悠地催促农事。每个人的心也在这新生的世界里激动不已,想要奔走于大地上春风之中,去问候每一个新生命,去拜访清新蓬勃的大花园。

春天,灼灼闪耀的宝华玉兰在路边等

■ 彭珍(嘉鱼)

■袁丽明(通山)

肉,有了米的调和变得爽口。肉中有米,米中有肉,二者以清香为媒,像恩爱的两口子,互相融合渗透,合二为一。一口下去,味蕾、呼吸道、肺腑间,迅速都被香味填满。小时候,就盼着母亲做这道菜。直接端着一碗,既当饭又当菜,直到吃饱。

这是一道久吃不腻,老少皆宜的好菜。因食材简单,味香俱全而深受欢迎。日常生活中,还有一种吃法,是将辣椒切成碎末与磨好的米粉拌在一起,洒上盐、姜末等搅拌均匀,放在密封的罐里可短期储藏。要吃的时候,也是在开水中煮熟炒干,香辣可口。村里人都管这叫“辣椒渣”,叫法简单,做法简单,味道却令人时常怀念。

近些年,村里人都陆续盖了新房子,一层层摞着,高大宽敞透亮。村口那个低矮的磨坊,再也无人问津了。里面的石磨终日沉寂,任凭蜘蛛网尘土侵袭,在雨露阳光中风化、破败。也不知多少年没再遇到过的米粉肉,因一缕熟悉的芳香,记忆的闸门被山洪般汹涌推开。



我,雍容华贵的垂丝海棠在团团的树冠上等我,挺拔翠绿的水杉在山岗上等我。春天,青树翠蔓,蒙络摇缀。春天,春风驾着五彩祥云姗姗而来,彩蝶翻飞……“胜日寻芳泗水滨,无边光景一时新。”生机盎然的春,大地万物唱着生命的赞歌,尽情地舞蹈着,自由酣畅地舞蹈着,热情奔放地舞蹈着,生命的欢悦像海洋的波浪一样在大地上汹涌。怡人的春色惊艳了你的眼,吸引着你流连徘徊。濡染这崭新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春色,你的内心是否也在新生,成长,洋溢着无限热情呢?

幕峰赏樱花

这些年,几乎是每年的仲春时节,我都会回到我的家乡大幕山,去约会山顶处那漫山遍野的野樱花,但今年春天,我还是被大幕山“东源樱花谷”的樱花,以及此处所呈现出来的景色震撼了!

上个周末,偷得半日闲暇,我和几个友人一起,早早地从温泉驱车奔赴大幕山。说实话,与其说是朋友的邀约,不如说是家乡春天的召唤,是那多少少年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大幕野樱花的招引,因为我喜欢在这样的时节,去山顶处那个远离尘世的空灵之地,让那灵性十足的野樱花,和自己有些敏感的心,来一次柔性的碰撞。

伴着和煦的春风,不觉间已经来到了大幕“东源花乡”!山脚下,只见一处偌大的东源田畈,这是一片溪流冲积地,呈不规则的扇形,因溪就势,有梯次的向下延展。这时节的田畈,满世界都是盛开着的黄灿灿的油菜花,与大幕山翠竹依依的黛绿色,以及顶峰处依稀可辨成片的粉白色的樱花,构成了一幅活生生的五色闹春图。接着,车子沿着新修的柏油马路,经过一番七弯八拐的攀爬,终于到了人迹罕至的峰顶

地带,这里已然没有了翠竹和高大的乔木,清一色的灌木丛,而丛林里最多的,就是一些错落有致的樱花树。只见半坡上,一树树怒放的樱花,似一团团粉红或粉白的流云,让车上的我们,望着窗外淡淡静放着的那团团簇簇,也禁不住心潮激荡,惊喜和雀跃之情油然而生。

至峰顶停车场,一行人下得车来,只见山顶处天气突变,一下子流云飞雾,山下的景色都笼罩在一片云山雾海之中,且一股寒气迎面扑来,我们不禁打了几个寒颤。我们往顶峰处攀爬了好一阵时间后,方觉周身渐暖。而此时,太阳也慢慢从厚厚的云层中钻了出来,不一会儿功夫,满山的云雾倏地就消失殆尽了。只见群峰垂立,一览无余:往下近看,山谷处,樱花锦簇,开得热烈,烂漫,缤纷满山,满眼像一片粉红色的花的瀑布;极目远望,山下一直延伸着的黄灿灿的油菜花色带,一垄垄,一块块,一片片,由近及远,把天地染成了无限的金黄色的柔和春光。

我们寻得一条樱花小道,往谷底走,清一色是高低错落的樱花树,树上一律是粉

红和粉白的花朵:无言,却似有声;淡然,而又热烈;明艳,又不落俗。静放着,一团团,一簇簇,娇艳欲滴;静落着,一片片,一点点,残红满地。走进那樱花丛,攀枝细看,那朵朵淡雅的花儿,她们不躲不藏,不卑不亢,伸出细小微黄的花蕊,连同簇拥着的淡粉色的花瓣,在阳光的映照下,静静地开着,覆盖在树冠上,热闹又简洁,清新而质朴,静谧又优雅,温暖而浪漫。

我静静地站在树下,望着樱花树灿烂的盈盈笑意,以及满地残花败落的景象,我从心底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颤动和感悟,为樱花从灿烂到零落的短暂的花期,为在花期里樱花所表现出来的从容淡定,开与落,喜与悲,都是一种常态,都被看做是生命过程一次完美的转身,如斯而已。唉!由花而已,由己推人,大千世界,茫茫人海,我们到哪里去找寻一颗拥有这种淡泊、恬静且透明的心呢?

站在大幕山东源樱花谷中,我被大幕山神奇的山水风光震撼了;我被生长在山顶处这片苦寒之地的樱花,以及樱花的形貌与风骨,深深地震撼了……

春花又开

■林立(温泉)

前几日,母亲给我发微信说油菜花开了,看到消息后甚是欣慰,快速给母亲回复了一条信息“我还在过冬呢,家里的油菜花咋就开了呀,拍几张发来看看”。母亲的拍照技术有限,有几张照片模糊得看不清,可即使是这些模糊的照片,足以勾起我对家乡大片油菜花的思念。

对于一个生长在江汉平原的孩子,对于油菜花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小时候期盼着油菜花开,只要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盛开,就预示着可以和父母吵着脱下厚重的棉袄,穿上轻薄的春装了。上学时和小伙伴们穿梭在乡间的小路上,好似在一片金色的海洋中畅游,就如杨万里的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”。金黄色的花朵紧密挨着,虽多却不凌乱,花茎绿碧而嫩,一不小心就会被折断。偶尔还能见到几只小蜜蜂在嗡嗡采蜜。微风一吹,淡淡的花香拂身而过,沁人心脾。

以前通讯没有如今发达,也没有各种拍照设备,更不会为花花草草拍摄特写。农村里家家户户门口都种有各种各样的果树,春天一到,果树的花儿都争相开放,但唯独油菜花是大家热议的对象,因为它承载着希望。无论天晴下雨,大人们都背着锄头或铁锹,去田间转转,看看油菜的长势,或扶一扶歪在路边的油菜。春末夏初,金灿灿的油菜花不见了,成熟的油菜已结籽,不再像花期那样身姿妙曼,而是低下来头弯着腰,一副沉着稳重的形象,换来了长辈们说不出的喜悦。

大部分的油菜籽都会卖给小贩子,只留下少量的送到油坊炼油。每到榨油时期,整个村子都弥漫着幽香的菜籽油味,大伙儿拿着铁桶或者塑料桶等各种盛油工具,排队等着自家的菜籽油出锅。长辈们挑着一桶桶乌黑发亮而沉甸甸的菜籽油,脸上写满了骄傲。

朴素的油菜花每年都会如期而开,花期灿烂而短暂,在之后还会被压榨成菜籽油,可它的芳香却愈发浓烈。我们也一样,会成长,会老去,生活中亦会有不如意,若是如此,何不做一株质朴的油菜花:“怀志弗争菊妹宠,只期岁岁籽丰盈。”你看,春暖花又开了!

春晨听雨

■ 邵家伟(咸安)

纷纷江南雨,断续到清明。每年的清明前后,是江南春雨最丰沛的时节。

清晨,一阵淅淅沥沥的雨声,把人从睡梦中唤回,但慵懒的思绪,仍在绵柔的雨声里飘荡。

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。窗外绵绵的细雨,一半是因为暖湿的风,一半是因为江南的美,总也挪不开脚步,抛掷不下曼妙的风景。几乎一夜之间,春雨把江南宠成了一幅画,一卷诗,到处都有可人之景。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这是早春的雨。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这是仲春的雨。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……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这该是江南暮春的雨了。春雨虽没有夏雨奔放,但莺声雨声、风帘翠幕,算不算江南春天最经典的景致?

雨声里,江南的油菜花好似早已约定,每年的这个时节,田垄陌上,一片金黄灿烂。其间,春雨是丹青,大地是画板,东风是画师,任凭春光舞文弄墨、恣意涂鸦,让江南美得肆无忌惮。

雨声里,江南的梅花樱花桃花梨花,还有兰花海棠花,一众花儿,好似暗中较劲,数月之间,在山山峁峁上,竞相次第接力怒放。云是霓裳,山作五彩,水皆澄碧,人面似桃花,足以靓瞎游人的眼、撩乱远人的心。“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”,江南的春天,真要比皇都美得多。

雨声里,还有浓浓的绿意、淡淡的泥土芬芳,更有此起彼伏的鸟声,一并趁着湿润的晓风,挤进窗来,满屋都是花的气息、春的滋味。

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”。晨光中,风声鸟声并没有因为春雨的不期而至而有所潮湿,有所遗忘,雨中的江南更加艳丽、更加消魂。

止不住的江南雨,关不住的江南春!